

信手拈来

春分那日，老槐树的枝条抽得格外长。弟弟蹲在门槛上剥青豆，竹帘里的豆子滚得东一颗西一颗，像散落的绿星星。父亲在廊檐下劈柴，斧头砸在木桩上，震得窗棂嗡嗡响。

“考到城里的凤凰，偏要回草窝里打滚。”父亲把最后一截树根劈成两半，斧头被扔进了竹筐。

我知道父亲的心结。四十年前他扛着铺盖卷走出村口时，正是槐花落尽的时节。泥墙根下的破瓦罐里积着雨水，倒映出他补丁摺补丁的裤脚。后来他在建筑队搬水泥，脊梁骨被钢筋压得变了形，却硬是供出我们兄弟两个大学生。弟弟考上省农大那日，父亲把珍藏的酒挖了出来……

弟弟的驻村通知单是开春时寄来的。拆开封封时，父亲盯着“驻村”两个字，喉结上下滚动，终究没吐出半个字。灶膛里的火苗正舔着铁锅底，爆出几粒火星子。

弟弟还是背着帆布包住到了村委会。包

诗意盎然

青春纪念册

□翁桂涛

青春是本泛黄的纪念册
藏着熟悉的阳光味道
在人生的稿纸上
书写热血沸腾的诗行

我们曾在花树底下嬉戏
银铃般的欢声笑语
犹如清脆的歌声
在校园里不断回荡

我们曾在绿茵场上奔跑
扬起的衣角似鼓风的帆
载着无畏的梦想
勇敢驶向未知的海洋

青春绽放的花季
将世界染成绚丽的霞光
尽管即将各赴山海
但手中的火炬从未熄灭
种下的星光
将在新征程上继续闪耀
青春的余温
将在血脉里永远滚烫

拥抱阳光

□罗依衣

在正午时闭眼
等一片暖意的倾泻
看光线游移
让尘埃轻轻浮起

在一树繁花前
收集所有流浪的温暖——
想所有被晒暖的往事
心就渐渐明亮

当光铺满城市的缝隙
连栏杆的锈痕都变成金色
你看，阴影也能被翻译成光
我对自己说——

在这个晴朗的日子
要像刚写下誓言的嫩叶
用整个身体拥抱阳光

闲情偶记

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，手机如同掌上的魔法盒子，轻轻一点，就能将人拉入无尽的虚拟世界。而我，也曾深陷其中，无法自拔。

那是一个周末午后，阳光透过窗帘洒在地板上，形成一块块光斑。我躺在沙发上，手指在手机屏幕上滑动，抖音里的短视频像流水一样，一个接一个地从指尖滑过。搞笑的段子逗得我哈哈大笑，当抬头望向窗外，天色已暗，发现自己竟在手机的世界里迷失了整整一个下午。那些本该用来阅读、学习、运动的时间，都被这小小的屏幕吞噬了。类似的场景不断上演。有时是深夜，我躺在床上，本该是进入梦乡的时候，却忍不住点亮手机屏幕，翻看网上那些杂七杂八的内容。那些无意义的八卦、无厘头的段子，像是一杯杯廉价的糖水，短暂地刺激着我的神经，却在关上手机的那一刻，让我满心空虚。我尝试过很多方法来克制自己。把手机

驻村书记

□陈旺源

带上别着母亲给他的栀子花胸针，镀银的花托已经发黑。我追到村口渡船码头，看见他白衬衫口袋里露出蓝皮笔记本的边角，那是他大学四年的调研记录。摆渡的老张头儿叼着烟斗笑：“状元郎返乡，咱们村要转运喽。”

父亲果真三个月没和弟弟说话。每天清晨，他照例去后山砍柴，却在岔路口故意绕开村委办公楼。直到立夏那天，暴雨冲垮了西坡的排水渠，弟弟带着人连夜抢修，天亮时被泥石流擦伤了腿。我在卫生所给弟弟换药，纱布揭开时，他小腿伤口结着暗红的痂。父亲突然推门进来，拎着煨好的黑鱼汤，陶罐外壁还凝着水珠。“你母亲给炖的，喝这个管用。”他把陶罐往床头柜一蹾，转身就走，门框上挂着的艾草帘子晃出细碎的影子。

深秋时，弟弟张罗的蔬菜大棚初见雏形。钢架在霜降日里银闪闪发亮，远看像落在田垄上的弯月亮。那天我在集市上碰见卖山货的王婶，她竹篮里装着新摘的八月炸：

静听年华

茶中岁月长

□周基云



晚饭后，我闲坐在桌边。窗外，细雨如丝，轻轻敲打着玻璃，与轻风缠绵低语，沙沙的声响像是它们在诉说着温柔情话。我慢悠悠地沏上一杯新茶，热气升腾间，袅袅茶香沁鼻入肺，驱散了白日的疲惫。

轻轻吹弹开漂浮在茶汤上的茶叶，轻啜一口，那甘冽的滋味瞬间在齿颊间散开，生津回甘。思绪也随着茶香，断断续续地弥漫开来。对茶的最初印象，要追溯到儿时。那时，父亲总爱端着一个大茶缸，里面泡着浓浓的茶。我曾好奇地尝过一口，苦涩的味道让我直皱眉头，那时的我还不懂茶的优劣，只是天真地想：是不是吃苦多的人，需要用这苦味来补充？所以，小时候的我从不喝茶，口渴了就喝白开水，若是渴急了，就用葫芦瓢从水缸里舀上半瓢，仰头一饮而尽，畅快淋漓。

后来，读到苏东坡到寺院的故事，让我对茶多了几分兴趣。苏东坡去寺院游玩，方丈因他的身份变化，态度从“坐”到“请坐”再到“请上坐”，奉茶也从“茶”到“敬茶”再到“敬香

茶”。苏东坡留下的那副对联，调侃中尽显世态炎凉。可我却有些替方丈不平，毕竟赏茶也需有缘人，那时不懂茶的我，若喝上香茶，怕是真如猪八戒吃人参果——食而不知其味。

工作后，我虽没有刻意讲究饮茶，却也随着同事，对茶的品种、口味有了些了解。因为不嗜烟酒，我反而对茶多了一份留意。《茶经》虽声名远扬，但时代久远，读起来难免晦涩，我也未深入探究，毕竟如今的茶种类繁多，陆羽见了怕也认不全。

茶的世界丰富多彩，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。懂茶的人还讲究时令饮茶，春饮花茶，夏喝绿茶，秋品青茶，冬尝红茶。大多数茶以新为贵，可普洱茶却独树一帜，有着“古董茶”之称，越陈越香，越放越珍贵。前些年被炒得火热，如今也回归了本真。

苏东坡爱把美好事物拟人化，赞西湖是“欲把西湖比西子”，赏茶则称“从来佳茗似佳人”。商人将这两句集为茶楼对联，倒也妙趣横生。林语堂提出的茶“三泡”之说，更是让人

手机“失能”生活“复苏”

□郑显发

洒在大地上，那一刻，我好像看到了时间的另一种模样——它不是手机屏幕上跳动的数字，而是大自然的馈赠，是真实的生活。

午后，我坐在窗边，拿起久违的书本。阳光透过玻璃洒在书页上，文字像是被镀上了一层金色的光辉。我沉浸在书中的世界，感受着文字带来的力量 and 智慧。没有了手机的干扰，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沉浸在阅读中，那些曾经被浪费掉的时间，如今都化作了知识的积累。

晚上，我开始尝试新的爱好。我拿起画

人”的文件，右下角是母亲穿着碎花衫、站在老院墙旁笑的老照片。

惊蛰那天，挖掘机终于开进了村。弟弟站在老槐树下指挥施工队，胸前别着的党徽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父亲拎着暖水瓶给工人们添水，听见有人喊他“老书记”，脸上竟泛起红晕。暮色降临时，家家户户的炊烟升起来，和晚霞缠成淡紫色的纱。

前日收到弟弟的短信，说要在村口的河滩建湿地公园。我回到村里时，看见父亲蹲在渡船码头补渔网。春汛期的河水漫过青石板，倒映着他佝偻的背影。弟弟正和设计院的人商讨施工图，指尖划过的地方，仿佛已经长出摇曳的芦苇。

野山樱今年开得特别早。弟弟移栽了两株，弟弟培土时，他站在三米外指挥：“往左些，光照好。”花瓣落在他们相似的肩线上，像许多多年前那个离别的清晨，母亲撒在弟弟书包里的糯米。

我家的二八大杠

□汤书申

我家老宅的房屋内，停放着一辆二八大杠，车身漆面已经斑驳，但它仍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贝。

那个年代家里穷，勤劳善良的父母一边种庄稼，一边在村头公共汽车的站点经营着一个小卖部。为了让我们的兄弟姐妹能上学，父亲每隔几天就会骑着这辆二八大杠，去三十里外的城里进货。

到了城里，父亲像一只勤劳的蜜蜂，在批发市场间穿梭。他要用有限的资金，买适合销售的货物。买好杂七杂八的货物后，父亲就把它们绑在自行车后座和两侧，自行车变得沉甸甸的，仿佛承载着整个家庭的希望。

父亲弓着背，双脚用力蹬着自行车，在霜花未化的路面上艰难前行。到了高几十米，坡长一百多米的辛店岗时，父亲一手扶着车把，一手推着沉重的车身，如蜗牛一样缓缓向前移动。回到家，稍作休息，父亲就将货物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。

候车的人、村里的乡亲、上学的娃们，都会陆陆续续买点东西。不管是一包香烟、两毛钱醋，还是一块儿橡皮，父亲总是对顾客笑脸相迎。几分几毛的生意，他都做得很认真。

那天，张婶的儿子买了一袋食盐，出了小卖部，就把找他的钱掉在了地上。

小毛孩推着铁环一溜烟不见了踪影。

父亲让母亲停下扳棉花的活，照看货摊儿。他骑上二八大杠，一直追到张婶家。张婶连连夸赞父亲：大哥不愧是出了名的好人！夏日的午后，骄阳似火，路面被晒得发烫。父亲进货回来的路上，自行车的后胎突然爆了。

他只好将所带货物卸下来，扒出内胎，拿出工具箱内的木锉、补皮、剪刀和胶水。父亲按照破损面积的大小，剪下比它大一圈的补皮，用木锉仔细地锉着破口处，锉好后，弹去表面上的皮屑，再锉好补皮。接着，父亲在锉好的破口和补皮上，小心翼翼地涂上胶水，用嘴吹了吹后，把二者粘合在一起，反复按压，又用锤子锤了锤。不多时，便拿起打气筒打气。

汗水在父亲的脸颊不停地滴落，破衣衫像膏药般贴在身上。他下脖子搭上搭着的破毛巾，在脸上身上擦了擦，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。

寒冬腊月的一天，夜幕已经降临，父亲买完货，骑着二八大杠往家赶。

突然，自行车链条断了。寒风凛冽，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父亲眼中闪过一丝无奈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坚定。他推着满载货物的自行车，一步一步往家走。

母亲心急火燎，一次又一次出门迎接父亲，但总是不见父亲的身影。

父亲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但他没有放弃。他知道，家里还有一群孩子在等着他，用这些货物换来钱买书本呢！

终于到家了，父亲累得像瘫了一样，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靠着这辆二八大杠，父亲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顺利完成了学业。

如今，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，早已不能骑行，但它依然静静地立在老家的屋内。

每次看到它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父亲骑着它，在风雨中奔波的身影，很是心疼与感激。这辆自行车是我们家的功臣，父亲用它撑起了温暖港湾。在它身上，体现出了父亲对我们全身心的、无私的爱。

在变幻莫测的人生舞台上，方与圆宛如两颗璀璨的星，交相辉映，为我们的人生之路点亮了智慧的光芒。它们不是简单的几何图形，而是镌刻在生命旅程中的深刻哲理，演绎着一场场关于坚守与变通、原则与智慧的精彩交响。

方，是那颗坚定不移的磐石，是为人处世的根本准则，是心中永不褪色的道德旗帜。它是海瑞冒死直谏时的刚正不阿，不顾个人安危，只为那心中认定的正义；它是包拯铁面无私断案时的公正严明，在权势与金钱面前不为所动，一心守护法律的尊严。方，让我们在喧嚣的世界里，拥有了站稳脚跟的力量，不至于在物欲横流中迷失自我。它是一种执着的坚守，是对内心信念的忠诚捍卫，即便面对狂风暴雨，也绝不轻易动摇。

圆，恰似那灵动的流水，遇石则绕，遇洼则聚，展现出无尽的柔韧性与适应性。它是苏轼被贬黄州时的豁达乐观，在困境中依然能吟出“莫听穿林打叶声，何妨吟啸且徐行”的洒脱诗句。圆，并非是毫无原则的圆滑，而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智慧，一种以柔克刚的艺术。它让我们懂得在生活的荆棘丛中巧妙穿行，以平和的心态应对种种挑战。

方与圆，看似相互对立，实则彼此依存、相得益彰。倘若过于方，就如同那刚硬的钢铁，虽坚硬无比，却容易在碰撞中折断；若过于圆，便如那随风飘散的柳絮，看似自由，却毫无根基。只有将方与圆完美融合，方能在人生的舞台上奏响和谐而精彩的旋律。

在追逐梦想的漫漫长路上，我们怀揣方的坚定，明确目标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远方迈进。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，都能凭借内心的那份执着勇往直前。然而，道路并非总是一帆风顺，当我们遭遇无法逾越的障碍时，就需要圆的灵活，适时调整方向，转换思路，或许就能在山穷水尽处发现柳暗花明的新境界。

在人际交往的广阔天地里，我们以方的真诚为基石，待人诚恳，心口如一，赢得他人的尊重与信任。同时，用圆的智慧为润滑剂，说话委婉，做事周全，巧妙化解矛盾与冲突，让人际关系更加融洽和谐。

方与圆的人生智慧，是一部厚重的书，每一页都写满了生活的真谛；是一首悠扬的歌，每一个音符都跳动着智慧的火花。它需要我们用一生的时光去细细品味、慢慢领悟，用实际行动去践行、去演绎。

让我们在方与圆的和谐交融中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，奏响人生最动人的旋律，向着梦想的彼岸稳步前行，在时光的长河中留下属于自己的深刻印记，绽放出独一无二的耀眼光芒。

岁月如歌

我家的二八大杠

□汤书申

我家老宅的房屋内，停放着一辆二八大杠，车身漆面已经斑驳，但它仍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贝。

那个年代家里穷，勤劳善良的父母一边种庄稼，一边在村头公共汽车的站点经营着一个小卖部。为了让我们的兄弟姐妹能上学，父亲每隔几天就会骑着这辆二八大杠，去三十里外的城里进货。

到了城里，父亲像一只勤劳的蜜蜂，在批发市场间穿梭。他要用有限的资金，买适合销售的货物。买好杂七杂八的货物后，父亲就把它们绑在自行车后座和两侧，自行车变得沉甸甸的，仿佛承载着整个家庭的希望。

父亲弓着背，双脚用力蹬着自行车，在霜花未化的路面上艰难前行。到了高几十米，坡长一百多米的辛店岗时，父亲一手扶着车把，一手推着沉重的车身，如蜗牛一样缓缓向前移动。回到家，稍作休息，父亲就将货物整齐地摆放在货架上。

候车的人、村里的乡亲、上学的娃们，都会陆陆续续买点东西。不管是一包香烟、两毛钱醋，还是一块儿橡皮，父亲总是对顾客笑脸相迎。几分几毛的生意，他都做得很认真。

那天，张婶的儿子买了一袋食盐，出了小卖部，就把找他的钱掉在了地上。

小毛孩推着铁环一溜烟不见了踪影。

父亲让母亲停下扳棉花的活，照看货摊儿。他骑上二八大杠，一直追到张婶家。张婶连连夸赞父亲：大哥不愧是出了名的好人！夏日的午后，骄阳似火，路面被晒得发烫。父亲进货回来的路上，自行车的后胎突然爆了。

他只好将所带货物卸下来，扒出内胎，拿出工具箱内的木锉、补皮、剪刀和胶水。父亲按照破损面积的大小，剪下比它大一圈的补皮，用木锉仔细地锉着破口处，锉好后，弹去表面上的皮屑，再锉好补皮。接着，父亲在锉好的破口和补皮上，小心翼翼地涂上胶水，用嘴吹了吹后，把二者粘合在一起，反复按压，又用锤子锤了锤。不多时，便拿起打气筒打气。

汗水在父亲的脸颊不停地滴落，破衣衫像膏药般贴在身上。他下脖子搭上搭着的破毛巾，在脸上身上擦了擦，脸上露出了自豪的笑容。

寒冬腊月的一天，夜幕已经降临，父亲买完货，骑着二八大杠往家赶。

突然，自行车链条断了。寒风凛冽，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。父亲眼中闪过一丝无奈，但很快又恢复了坚定。他推着满载货物的自行车，一步一步往家走。

母亲心急火燎，一次又一次出门迎接父亲，但总是不见父亲的身影。

父亲的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，但他没有放弃。他知道，家里还有一群孩子在等着他，用这些货物换来钱买书本呢！

终于到家了，父亲累得像瘫了一样，脸上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

靠着这辆二八大杠，父亲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都顺利完成了学业。

如今，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，早已不能骑行，但它依然静静地立在老家的屋内。

每次看到它，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父亲骑着它，在风雨中奔波的身影，很是心疼与感激。这辆自行车是我们家的功臣，父亲用它撑起了温暖港湾。在它身上，体现出了父亲对我们全身心的、无私的爱。

感受生活

方与圆的人生智慧

□梅春